

世界中篇名著精选



ZHONG PIAN MING ZHU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菲茨杰拉德 著

王晋华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菲茨杰拉德 著

王晋华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 2 号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52

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公司

1952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韩铁马

封面设计:谢 颖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 S·菲茨杰拉德 著 王晋华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122 千字

1994 年第 1 版 1994 年 6 月长沙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7—5378—1334—5

I·1312 定价 4.60 元

出版前言

世界文学名著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以巨大的艺术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今天，有许多被称得上是世界文学名著的作品都有了汉译本。这对我国读者了解世界文学，借鉴各国文化之精华，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然而，语言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和发展的，译者在翻译作品时其翻译原则也是各有不同的，这就使同一部作品的不同汉译本的出版和存在有了必要。再者，有些原著由于出版者和出版时间不同，其版本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因此似乎也应该有不同的汉译本出版，以供国内的读者和学者阅读研究。这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

正因如此，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套“名著新译”系列，其特点就是尽量选择国外最权威的原著为版本，尽力约请国内最成熟的译者来翻译，使读者能读到忠实原著内容与风格、语言规范优美的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如果这套北岳版的世界文学名著在问世之后能体现出它的特色，受到读者的钟爱，那就是我们莫大欣慰了。

编者

1994年2月

译者序言

菲茨杰拉德是美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其一生创作的最好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可以说是美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时至今日，这部作品仍然以其内容与形式上的独树一帜，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放射着异彩。

法兰西斯·司格特·菲茨杰拉德于 1896 年 9 月 24 日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他的外祖父麦奎伦是爱尔兰移民，做批发食品生意，颇有钱。小司格特优越的家庭背景使他得以有机会进到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与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他的父亲是一位家俱商，在菲茨杰拉德出生后不久便破了产，后来只好举家从纽约迁回圣保罗市，投靠麦奎伦家。虽然那时菲茨杰拉德只有十一岁，但也和家里人一样深感羞愧。父亲、母亲双方的差异，造成菲茨杰拉德既自卑又富于幻象的性格。不过他还是很欣赏自己具有绅士风度的父亲。尽管他父亲只是出身于一户从 14 世纪起就定居于马里兰州的普通人家。菲茨杰拉德对父亲的仰慕之情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首页上便可见一斑。

少年时代菲茨杰拉德便在文艺方面显示出超人的禀赋。十六岁时，他已经写过两出传奇剧，并自己监制在圣保罗市公演。同时他还是他所在的纽曼学校的青年诗人、编辑和剧作家。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其自传性的处女作《尘世乐园》(1920)里便有着清楚的说明。普林斯顿大学是使他成为一名优秀作家的最后摇篮。他对这所大学一见倾心，认为这可爱的地方充满了深刻的情感。他在

《尘世乐园》里写道“……你可以感觉到这里奔放了二百年的美好的青春气息。”他笔下的青年们离开普林斯顿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时，都为他们自己失去的青春而流泪。小说中的普林斯顿大学已被写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美国社会的缩影。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他结识了一群爱好文学的朋友（爱德门·威尔逊和约翰·庇尔·毕绍浦就是其中的两个）。美国的一位批评家指出：“他受到的教育都来自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使他爱上了文学。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严肃的人，这是最大的原因。”

一部描写 20 年代青年道德风尚的小说《尘世乐园》使菲茨杰拉德一举成名，并终于如愿以偿地与一位花容月貌、追求时尚的娜尔达小姐结婚。婚后，两人一起开始把 20 年代当作一个纵情浪漫和玩世不恭的舞蹈来进行表演，沉湎于游乐和酗酒，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随后他又发表的几部短篇小说集《时髦的少女与哲学家》（1921）、《爵士乐时代的故事》（1922），表现出他与时代风尚紧紧相连的决心。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美丽与毁灭》（1922）开始让人察觉到“灾难的阴影”，确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就要发生”。葛罗丽亚和安东尼·帕奇想把他们的婚姻生活过得“美好，充满活力，和富于魅力，”但是道德上的良知和时间老人的追逼终于摧毁了他们的生活。

不过，在这些失去平衡的早期作品之后，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开始表现出一种新的严肃态度。他的严肃有时被人们解释为是由于他学会了置于事外的本领；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浸泡于时代之中的倾向加强了。正像其《夜色温柔》（1934）中的人物狄克·迪弗，为了能够理解别人的思想，被迫去做出一些反常的和不理智的行动一样，菲茨杰拉德认为作家必须是一个“行为的自我”，一个立在时代的风头浪尖上的弄潮儿。正是在《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

中，作者的这一既在事内又在事外的统一达到了一种极完美的平衡，作者通过一个康拉德式的叙述者来讲述故事，此人一半在事内，一半在事外，因而避免了作者自视与主角为一人的错误。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摧毁了他们生活的象征性基础。30年代，他的妻子患上了精神病，他的酗酒成性也摧残着他的精神和肉体，随即他的创作也进入低潮。当他们两人所共同奉行的生活方式开始被撕成碎片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札记中写道：“我们的脚下没有了土地。”1940年，菲茨杰拉德逝世，年仅44岁。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菲茨杰拉德文名的鹊起和跌落，以及个人时运的起落，正巧嵌在美国20世纪的两个戏剧化的十年——19世纪的20年代与30年代。20年代是他创作的繁盛期，其创作的生命力达到了峰巅；同时也是美国在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领域方面发生着深刻变化的年代。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的政治经济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文明已不复存在的绝望情绪像瘟疫一样蔓延着。从表面上看美国并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一战以后美国这个民族又开始转向其自身（即孤立主义），它悉心搞商业和经济的发展，提高技术的水平，标榜消费主义。这些新的发展似乎只是对于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自我发展以及追求富足之原则的扩展。然而这个20年代还是带来了美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些最为深刻的变化，主要是在行为和心理方面以及结构上的变化。这是因为当经济把重心从生产转移到消费，当赊销的经营方式盛行，个人消费膨胀似地扩张，当中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以及整个民族通过新技术的媒介作用和交通运输网络而连成一片的时候，现代性便似乎加快了它运行的速度。生活的风尚变化了，代沟形成了，人们的道德观念改变了。这是一个清教主义的和饮酒被禁止的时代，也是一个心理分析、爵士音乐和少女变得风骚轻佻的时

代；这是一个向革新挑战眷恋于往昔的田园生活的时代，也是一个新技术普遍发展和商业繁荣的年代——汽车、飞机、电影、无线电和现代城市的纵情享乐。这一革新和怀旧的混合揉杂，在20年代的艺术中表现得很明显，纵便是在艺术对新的现代性做出反应和与其进行溶合的过程中，淳朴的田园形象也仍然萦绕在其间。这种揉合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也有着生动的反映，尤其是在书的后半部分中尼克对故乡中西部的一段回忆，写得相当动情，很好地烘托出了作者对田园生活之眷恋的情怀。这些深刻的变化荡涤掉了许多美国人自认为牢牢恪守的价值观念。人们传统的信仰和信念已不复存在，加之欧洲在文化方面产生的无序感和崩溃感对美国的影响，在美国社会中也产生了一种颓废情绪和无目的感，以及文化上的一种虚无意识，这些都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得到了形象化的反映。

《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一作品的故事内容并不复杂。它通过小说中的讲叙者尼克，讲述了作品主人公盖茨比的一个看似有真情却最终是个虚无缥缈的梦的爱情故事。盖茨比，一个贫穷的北达科他州的农家子，在肯塔基州一个军训营里当少尉时，遇见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黛西，对她一见钟情，把她当作一个完美的理想追求者，至死不渝。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世，凭着自己的英俊、聪明和敏感赢得了黛西的爱情。热恋了一个月后他被派遣到法国作战，他一去就是五年。黛西受不了这漫长的寂寞，结果在他走后的第二年便嫁给了一个大富翁汤姆·布坎思。婚后他们整日同一帮游手好闲的富人们游乐享受，而且汤姆时有外遇。贪图财富和享乐的生活使她失去了少女时的纯真变得玩世不恭。五年后盖茨比从国外回来，他仍然热烈地爱着他心目中的那个黛西，追踪着她的足迹。他买了一幢隔着桑德海湾与黛西的府邸遥遥相望的巨宅，将它当做

一种富贵的标志，向黛西发出无声的召唤。盖茨比每日大宴宾客举办盛大晚会，挥金如土，彻夜笙箫，以引起黛西的注意，勾起她往日的情思。通过尼克的搭桥两人终于重新相见，黛西对盖茨比仍然说了“我爱你”的话，可这早已不是真情，而是在她百无聊赖的生活中寻找的一种刺激。所以当她驾驶着盖茨比的汽车撞死了她丈夫的情妇时，竟毫不犹豫地将其罪责推到了盖茨比身上；当盖茨比为此被威尔逊（汤姆情妇的丈夫）枪杀后她也毫不为之所动。盖茨比用毕生心血建造起来的梦想居然献给这么一个俗物，这才是盖茨比的悲剧。

《了不起的盖茨比》描写爱情与理想时有一股哀伤的细流隐隐地渗透在字里行间，表露出作者对美国梦的失望。

正如作者在一封信里所说：“这部小说的重心是放在‘幻想的消灭上’——正是这种幻想才使得这世界那么鲜艳，你根本无须理会事情的真与假，只要它们沾上了那份魔术似的光彩就行。”而正是因为罩上了这层魔术似的光彩，小说才更强烈地显示出其深刻性和其悲剧的意识。小说中一方面存在着一个爱情和梦幻的世界，一个时间被遏止住，过去悬浮于其中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个充满着迷失的无根可寻的怪诞形象的世界。从两个世界的这一混合存在中，菲茨杰拉德提取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两个基本要素：这两个世界中，一个是被赋予永久性神话色彩的现代历史的世界；在那里当他亲吻着黛西的时候，时间的钟表就像盖茨比壁炉架上的钟表一样倒走了回来；另一个是历史被阉割了的世界；被割裂为碎片而没有明显的秩序，一个现代荒原（“死灰谷”便是对人们纵情享乐于其中的这一迷乱世界的象征）。这两个世界交织所形成的张力和模糊性一直持续到终章，在那里菲茨杰拉德既卓越地重建了“美国梦”，一个天真淳朴的田园美国的梦；而且也把这一“美国

梦”看作了是对被时间本身所击败的事物的一种缅怀和向往。

《了不起的盖茨比》之所以成为一部不朽的名著，与其形式和写作上的特点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凡对海明威和福克纳的小说风格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两人的小说风格完全不同，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者用词简朴，句式洁净，后者用词华丽，句式繁复；前者客观简约，后者善抒情铺陈；前者的小说世界是一个纯化了的的世界，后者的却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而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则好像是集两人之所长于一身，创造出了一个客观与抒情、现实与梦幻、理想与象征、顺叙与倒叙、铺陈与简约等手段并用的完美谐和的统一体，使这部作品的语言和形式具有了极其丰富的蕴意和内含。这是从比较的观点来看。从作品自身看，它在写作上也有许多特点：一、用不多的笔墨把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刻画得惟妙惟肖，鞭辟入里，而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又是那一时代人们心态上的一些本质特点。譬如作者对乔丹·贝克的一段描写：“乔丹·贝克本能地避开那些聪慧精明的男人们，现在我明白了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认为立在那些觉得她不可能做出任何背离社会准则和道德的事的人们中间，她要安全得多。她无可救药般地不诚实。她从来不能忍受自己处在不利的位置，以这一不情愿为前提，我想她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开始学会了玩弄手腕和推诿事由，以便既能对世界操一种冷嘲热讽的微笑，又能满足她那坚实活泼的肉体的欲求。”这段文字多么辛辣地揭示出了那种自私高傲的女子的灵魂。二、看似极随便轻松的一笔，却有着丰富的意蕴。譬如：“……这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这排高高地俯瞰着城市的灯光通明的窗户，一定让在街头偶尔抬头眺望的人感到了，人类的秘密也有一份在这里吧，我也是这样的一个过路人，举头望着诧异着。……我既在事内又在事外，既被永无枯竭的五彩纷

呈的生活所吸引，同时又被它排斥着。”轻轻一笔便形象地带出了作者整部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创作方法。三、善于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出人物微妙的心理感受。这种描写在作品中处处可见，恕译者在这里不再举例。四、细节描写不仅生动含情，而且很好地揭示了主题。譬如：“……我和黛西站在一块儿望着那位电影导演和他的明星。他们两人依然在那棵白李树下，他们的脸儿正接近到一起，隔在他们中间的只剩下一缕淡淡的薄薄的月光。我蓦然想到他也许整个晚上都在慢慢、慢慢地向她俯下身去，直到刚才的那般接近。就在我注视着当儿，我看见他又将身子弯下了最后的一点儿吻到了她的面颊。

“‘我很喜欢她’，黛西说，‘我想她长得很可爱。’

“但是毫无疑问，这幕场景的其他部分都刺疼了她，因为它不是一种姿态而是真情实感。”通过这段细节描写，我们可以加深对黛西一切都是逢场作戏、缺乏真实情感之品性的了解。

为了帮助读者对这部作品的了解和更好地去阅读，我不揣浅陋拉拉杂杂地讲了这么多，希望能对读者有所裨益。这也是译者本人最大的心愿。

王晋华

1993、12、20

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第 一 章

在我还是年少、稚嫩的年龄时，我父亲便给了我一个忠告，它至今萦绕在我的脑际。

“每当你觉得想要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切要记着这个世界上的人并非都具备你禀有的条件。”

他没有再说什么，可是我们父子之间常有一种一点就通的默契，我心里明白父亲的话里有着更多的含义。从此，我总是倾向于对人对事不妄做任何评断，我的这一习惯致使许多秘密的心灵向我敞开，也使我成了不少牢骚满腹的人的牺牲品。当这一品性在一个正常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变态的头脑便会很快地察觉到这一点并且依附于其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学院里我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政客，因为我暗知许多行为不检、来路不明的人的隐私和悲苦。这些心腹话儿大多都是它们自己找上门来的——当我通过某种准确无误的迹象意识到谁有贴己话要向我倾诉的时候，我总是在装着睡觉，或是心不在焉，或是装出一种冷漠和不屑一顾；因为青年人诉说其隐秘时，或者至少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开场总是窃用别人的话语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吞吞吐吐。不妄加评断能给事情留下无限的余地。直到现在，我仍然有点害怕我会失去什么，假使我忘记了我父亲不无骄傲地叮嘱和我不无骄傲地重复的话：人们的善恶感一生下来就有差异。

在我这般吹嘘了一通我的宽容精神之后，我到头来还得承认这种宽容是有它的限度的。人的品行有的好像建筑在坚硬的岩石上，有的好像建筑在泥沼里，不过超过一定的限度我就不在乎它建

在什么之上。在我去年秋天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真想让世界上的人都穿上军装，在道德上都永远取立正的姿势；我再也不想毫无顾忌地尽性地窥探人们的灵魂。只有盖茨比，以其名作为这本书名的男主人公，不包括在我的这一改变了的行为之列——盖茨比，此人体现了一切我分明蔑视的事物。不过，如果说人的品格是由一连串美好的行为举止组成的，那么，在盖茨比身上，倒也不乏有某种光彩，不乏有一种对生活展现出的种种憧憬的高度感应能力，宛如他身上接通了一架能测出万里之外的地震的精密机器。这种感应力与那一毫无生气的易感性（它被冠之以“创造的品性”之后变得体面起来）毫无干系——它是一种与希望维系在一起的非凡品质，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感性，这一天赋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到过而且以后也不大可能见得到了。不——到最后盖茨比证明并没有错；倒是那一吞噬了盖茨比的力量，那一接踵在其梦想之后扬起的污垢飞尘，使我暂时放弃了我窥视人生的徒劳悲伤和短暂欢乐的兴趣。

我家一连三代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里的有名的富贵人家。我们卡拉韦斯家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家族，据家谱记载我们还是布克里奇公爵的后裔，不过我的这一家系的实际创始人则是我的伯祖父，他五十一岁时来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雇了一个人去替他打仗，自己却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这门生意我父亲一直从事至今。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这位伯祖父，不过家人以为我长得像他——特别的依据就是一直挂在我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颜色发了黄的伯祖父的画像。我1915年从纽黑文毕业，正好是我父亲从那里毕业二十五年，稍后一些时候我便参加了那一酷似公元一世纪初条顿民族之大迁徙的世界大战。我是那么醉心于那场反击战以至回到美国以后我倒觉得无所适从。在我看来，中西部现在不再是世

界繁荣的中心，倒像是这个世界上的边远的贫瘠之地——因此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做票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都在做票券生意，所以我想这门生意再多养活一个单身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所有的姑舅叔婶们都商量的这件事，那慎重的态度就像是为我入学挑选学校一般，最后他们表情严肃又略带迟疑地同意道：“啊，那就这样定了吧。”父亲答应资助我一年，几经耽搁之后我终于在我二十二岁的那年春天去到了东部，我当时以为这次来后我就永久性地住下去了。

来后第一件实际要做的事情是寻找住房，那时正值温暖和煦的季节，我又是刚刚告别了有着宽阔的草地和葱绿林木的乡村，因此当我办公室里的一位年轻同事建议我们两人到近郊区租间房一起住时，我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他去租到了房子，一间久经风吹雨淋的木板平房，月租金八十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公司派他去了华盛顿，结果我独自一人住到了那里。我有一条狗——至少在它逃走之前与我相伴了一些日子——一辆旧道奇牌轿车和一位芬兰籍的女佣人，她为我整理床铺做早饭，有时守着电炉子自言自语她的国家的谚语格言。

这样寂寞地度过了一两日后，一天早晨一个到此地比我还晚的男子在路上叫住了我。

“嗨，到西卵镇怎么走？”他求助似地向我问道。

我告诉了他。当我再往前走的时候我便不再寂寞了。一路上我成了一个向导，一个引路人，一个土著居民。他无意间也给予我一种邻居间的信任感。

这样当阳光日渐和暖，树上顶出嫩嫩的绿叶时——宛若银幕上的植物生长得那么快，在我身上又复生了那一熟悉的信念：随着夏日的到来生命又将重新开始。

我有大量的书籍需要阅读，而且我要从这清新扑面的空气中汲取勃勃生机。我买了十几本关于银行业、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它们红皮烫金地立在我的书架上（像是刚从造币厂印出来的新钞票），好像在预示要把只有迈达斯^①、摩根^②和米赛纳斯^③才知晓的了不起的秘密展现给我。另外，我也满心打算再读许多其他方面的书籍。在学院时，我就饶有文名——有一年曾为《耶鲁新闻》撰写了一系列格调严肃、文字晓畅的社论——现在我打算在学做金融的同时把这些旧业重操起来，再成为一个“万事通”专家，所有各类专家中智力最有限的一种。这不仅仅是一个格言警句——生活从一个单个的窗口去眺望毕竟显得成功得多。

我竟然会在美国北部的一个风俗奇特的居住区中租下一所房子，这也纯属偶然。这个区位于纽约正东的那一狭长喧闹的小岛上——那儿除了自然风光旖旎瑰丽之外，还有两处很不寻常的地形构造。在离纽约市的二十里开外处，有两个在外轮廓上极相似、中间仅有一条小湾分割开来的蛋卵形地域，它们两个的最前端都延伸进了西半球的最平静的咸水海域，此处被称为长岛桑德湿地。它们并不是那种完美的椭圆状——恰似有关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它们与大海相接的那一端都像是被挤压过了似的显得扁平——不过，它们外形上的相象却总是使飞过的海鸥辨别不清方位的原因。对于没有翅膀的人来说，更有趣的现象则是除了形状和大小的相似它们在其他每一个方面的不同之处。

我住在西卵镇，哦，可以说在华丽和气派上它略逊于东头的

① 迈达斯(Midas)：希腊神话中的国王，曾祈求神赐予点物成金的法术。

② 摩根(Morgan, 1837—1913)：美国金融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金融巨头之一。

③ 米赛纳斯(Mæcenās)：古罗马大财主。

镇，尽管用此语来表示它们之间的那种奇特、怪诞的对比几近于肤浅。我的房子位于西卵的顶端，离桑德海湾只有五十码远，而且被夹挤在两幢一个季节的租金便高达一万二到一万五的巨大宅邸中间。在我右边的建筑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可以说是雄宏壮观的——实际上它是诺曼底法市政厅的仿造物，在它的一侧耸立着一座塔楼，由一层稀疏的常青藤盘绕着，显得很有新意，再过去一点儿是一个大理石游泳池，还有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就是盖茨比的住宅。因为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其人，或者倒不如说这是一个叫做那一名字的先生的住所较为合适一些。我自己的寓所显得寒酸，不过好在其小人们也不太注意，从我住的这儿可以看到大海，可以观赏我邻居的一方草坪，这给我一种与百万富翁毗邻的慰藉感——而这一切只需我每月付出八十块的房钱就可以了。

越过那个小海湾，就可见东卵镇上的那些华丽入时的白色高大建筑映着海水发着熠熠的光辉，可以说这个夏天的故事便是从我那天傍晚驱车到了那边与汤姆·布坎恩夫妇共进晚餐以后才真正开始的。黛西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汤姆是我在上大学时认识的。在我刚刚打完仗回来的时候，我曾在芝加哥和他们呆了两天。

黛西的丈夫擅长各种体育活动，他曾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著名的足球健将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说够得上国家级的球星了，他可以说是这样的人中间的一个，即在二十一岁时就取得了几乎达到了其极限的优异成绩，而在这之后，他在每一件事上尝到的都是走下坡路的滋味。汤姆家是非常有钱的富户人家——早在大学里时他就因挥金如土遭到人们的指责——现在，他离开芝加哥来到东部的那种气派更是叫人惊异得目瞪口呆，举个例子来说吧，为了打马球他从福雷斯特湖一并带来了一批赛马。一个和我同时代的年轻人能富足到做这些事，真叫人难以相信。

他们夫妇两人来到东部的原因我不清楚。在这之前，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由曾在法国呆了一年，然后就飘来荡去，哪里有人在打马球哪里富人们聚在一起，他们便去到哪里。黛西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们这一回是最后一次搬家，可是我不相信——虽然我一点儿也看不透黛西的内心，但是我觉得像汤姆这样的人是会永远飘荡下去的，他会急不可待地去追求，哪怕是一场不可多得的足球赛的戏剧性的激奋场面。

就这样，我于一个暖和多风的傍晚开车到东卵镇去看望我几乎一点儿也不了解的两位老朋友。他们的房子比我所想象的还要富丽堂皇，是一座赏心悦目、红白两色相间的乔治殖民时期的别墅建筑，它高高耸立着俯视着海湾。草坪从海岸边起始到房屋的前门有四分之一英里长，其间它越过了日晷、铺砖的便道和鲜花盛开的花园——最后当它抵达屋前时又以鲜绿的藤蔓沿着墙壁攀缘上去，好像是它一路疾跑的动力使它一跃而起一般。别墅的正面有一排法国式的落地长窗，正映着太阳发出金色的光亮，窗户打开着，欢迎傍晚的习习凉风。汤姆·布坎恩穿着骑装，正两腿叉开站在前厅的门口。

和他在纽黑文的那些年相比他已经变了不少。现在的他已是一个三十岁的壮汉子了，他的头发呈浅黄色，嘴角边透出强硬，行为举止显得桀傲不驯。两只炯炯发光的流露出傲慢神情的眼睛制统着他的整个面部，给予他的面部一种咄咄逼人的表情。甚至他的格调柔和文雅的骑装也掩饰不住他那身体的巨大力量——他的脚把一双雪亮的靴子撑得鼓鼓的好像就要把脚踝上的靴带挣断了似的，当他的膀臂在他那紧身的上衣里活动的时候，你能看到他那非常发达的肌肉在抖动。这是一个能够承受住巨大的力的身体，一个强悍的肉体。